



徐二伯的水牛舞

□大窗

想起故乡。我会情不自禁想起那株小叶桉树。它的一边是水田；另一边是一块百多平方米的平地，形状各异的大小石块镶嵌在泥土里，上面长满细密如铁丝一样顽强的杂草，尽头有一丛茂密的竹林。

小时候，我们常常在草坪和竹林之间追逐嬉戏，打石仗、捉虫子喂蚂蚁、双手抓住两根竹竿翻腾身体……当然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：每当晴天的傍晚，我们可以欣赏到欢快、优美而又惊心动魄的“水牛舞”。

1 水牛舞

傍晚，徐二伯耕田或是放牧归来，路过那块草地，如果恰好有一群人在休息，只要有人喊一声“来一段”，徐二伯便会把缰绳一抖，对着他的牛喊一声“跳舞”。那水牛先是看一眼主人，接着环视四周的人群，像是跟大家打一声招呼似的，有点像艺高胆大的江湖艺人。

只见它把头一低，酝酿一会儿情绪，两只前蹄先是轻轻地踏几下，尾巴有节奏地慢慢甩起来，当我们都以为它要下来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它的两只后蹄一掀，腾起老高，嘴里同时发出高高低低的啤叫声，像是自己给自己伴奏似的，接着整个庞大的身体在草地上有节奏地快速舞动。有点像迪斯科，还有点像踢踏舞，一切都那么酣畅淋漓。

我们看得呆住了，竟然忘记了喝彩，等回过神来，徐二伯和他的水牛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离开了。

2 徐二伯

指挥演出的徐二伯，真名叫徐有志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人们都叫他徐二伯，可能是他在家排行老二，也可能是人们尊敬他。他的真名很少被人提起，就连每天傍晚收工后，记分员喊名字时也叫他徐二伯。

听到记分员喊他，他便从三三两两的人群中站起来，慢吞吞地答道“今天全天”，或者回答“上半天挖板土，下半天担草灰”。他的嘴里常常含着一根叶子烟，有时咬着草根，宽大瘦削的脸颊显得冷静而坚毅。那时候，他四十多岁，稀稀疏疏有了几根白发，身材高大强壮，在生产队里是一名响当当的劳动好手。

3 “黑将军”

我们不知道，徐二伯喂养了这头牛多少年，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却有目共睹。徐二伯给他的牛取了一个威武的名字——“黑将军”，也许是因为它全身黢黑，浑身肌肉充满力量，有着一将军气质吧。

“黑将军”的双眼很亮，瞪人的时候，隐隐透出一股杀气。每当“黑将军”低头啤叫，前腿有力地叉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鸟兽般逃得远远的，又惶恐不安地回头看看它是不是追了上来。其实，不用徐二伯招呼，它也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用狡黠的眼光去观察它，从它那不屑的神情里，我们似乎看出，它好像在说：“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不懂事的毛孩子。”

但对成年人，它就没有那么好脾气了。每到春耕，“黑将军”就会派上大用场，只不过它必须由徐二伯亲自来驾驭。有一年，徐二伯外出，队里有一个年轻人不信邪，硬把“黑将军”牵下了水田。起初，“黑将军”老老实实地拉着犁铧前进。后来，年轻人抽了“黑将军”一鞭，它突然暴怒，身子低下来往后一退挣脱了枷担，转身就朝年轻人顶去，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，全身一瘫倒在了泥水里，在田边劳作的人惊叫起来：“‘黑将军’伤人啦！‘黑将军’伤人啦！”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，年轻人奇迹般站了起来，在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，“黑将军”在后边追，当年轻人刚刚上到田埂，牛角便顶在了他的屁股上，他“哎哟”一声滚下了两米高的田

地。年轻人顾不得疼痛，爬起来继续朝前跑，“黑将军”不肯善罢甘休，一个腾身跃下，紧追不舍。

正在这时，徐二伯赶回来了。徐二伯大声喊叫，让年轻人快往竹林里跑，同时他也大步朝竹林跑去。年轻人刚气喘吁吁钻进竹林，“黑将军”也赶到了。徐二伯站在竹林里大声喝道：“畜生，你发疯啦！”然后顺势从竹缝间抓住缰绳，在几根竹子上绕了一圈。徐二伯压低声音，威严地喝道：“黑将军，听话，给我跪下！”黑将军睁大了眼睛，挣扎了一会，前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

那年轻人泪流满面，一下子匍匐在地，抱住徐二伯的腿，不停地磕着头。惊魂一幕总算画上了句号，围观的人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4 最后一舞

麦收插秧“双抢”时节，学校都要放农忙假。队里收完了麦子，紧跟着就是开沟引水，两人一组站在田埂上用水篷把下边田里的水舀到上边田里来，我们还帮忙踩过脚踏车。这一派忙碌的劳动景象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，充满了温馨和欢乐。当水蓄到齐麦莠深时，就可以犁田了。我们就跟在徐二伯的耙子后面，争抢活蹦乱跳的鲫鱼、鲤鱼、泥鳅、黄鳝，有时还会逮到营养价值极高的乌鱼哩。这对那时一年难见几次荤腥的家庭来说，就像过盛大的节日。

后来，徐二伯要跟着女儿、女婿去胜利油田。离开村庄的那个下午，他依靠在那株小叶桉树下，出神地站了很久。“黑将军”跳完了最后一曲舞，徐二伯抚摸着它的颈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，“黑将军”若有所思地咀嚼着，偶尔点点头。徐二伯把缰绳交给他表弟时的复杂表情，直到今天，我在经历了多次无奈离别后，才慢慢懂得了个中滋味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铁路中学)

家住濑溪边

□黄裕涛

濑溪河，我的母亲河！在相依相伴三十五年里，它赐予我恩泽和希冀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总能感受到它跳动的脉搏。

1989年，我从川北的一个小山村，随父迁居重庆市荣昌县（今荣昌区）武城矿区工人村。工人村就在濑溪河旁。这里曾是国有大型企业永荣矿务局荣昌煤矿的办公驻地，也是上万名职工家属的生活场所。那时的工人村，一排排平房和楼房高低错落，医院、学校、食堂、商场、菜市场、俱乐部应有尽有，热闹非凡，一度成为荣昌最繁华之处。

那年，我刚上初中，很快结识了许多小伙伴，每到夏日的傍晚，大伙便会相约到濑溪河游泳。濑溪河流到工人村时，连续出现两个急弯，河面呈“Z”字形，宽近两百米，平静似湖、水质清冽，是我们游泳的首选之地。记得唐二娃高超的泳技让我们叹为观止，他总是率先从十米开外加速向河边冲刺，冲到河岸纵身一跃，就像跨越险滩的大马哈鱼一样，划出一段优美抛物线，一头扎进五米开外的河水里，溅起巨大水花。待河面恢复平静，仍不见唐二娃身影，正当大家焦急观望时，只见五十米开外一个黝黑的脑袋，伴随着“哗啦啦”的响声冲出水面。在一片“哇塞”的惊叹声中，小伙伴们这才“扑通、扑通”跳下水去。

我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玩闹。时而两对文须雀结伴飞过河面，飘落在芦苇丛中；时而几只野鸭神出鬼没，擦着水面“噌噌”冲向河湾丰茂的水草而去；时而轰隆隆的列车从铁桥上呼啸而过，把潜水的伙伴们引出水面。我一边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边抬头仰望，列车已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消失在灌木掩映的拐弯处。不一会儿，两三叶扁舟载鱼归来，从桥墩之间顺流而下，划出一道长长的水波，回眸望去，已是夕阳西下。河面金光闪闪，恰巧十来只白鹭翩跹逆光远去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画面顿时浮现眼前。此时，凉风习习，夜幕微启，我常常沉醉其中，在同伴们一再催促下，才依依不舍游向岸边。那时的濑溪河，好似落在翠绿田野间一条长长的银色飘带，又像是未经修饰的少女，羞涩中带着自信，纯真里保持着自然。

微风拂过，时光的细纹布满了长长的河面，濑溪河



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宁静而安详。它漫过玉帘般的24个望娘滩，缠绕着建于南宋的万灵古镇，成就了“中国第一移民水乡”和“重庆历史文化名城”的美誉。这条河流镌刻着岁月的荣耀，隐藏着我和未知的文化密码，近两百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远近闻名，横跨濑溪河的49座桥梁非同凡响，既有新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的成渝铁路，又有建于明正德年间的大荣桥、观音桥、小滩桥。

周末闲暇时光，我常常去那些古桥散步，探寻那些幽深而古老的秘密。踏上桥面，顿觉足音蹒跚，微风古朴，一种远古穿越而来的梦境油然而生，沉睡已久的诗意在一瞬间苏醒了。

如今的濑溪河风华正茂，就像一位精致迷人的时尚青年，引领着我们追赶潮流的脚步。每次到濑溪河边散步，母亲总会感慨万千：“瞧，这条河把城市打扮得多漂亮啊，出门散步就像旅游一样……以前啊，做梦都想不到！”我连连点头。

放眼望去，沿河两岸花团锦簇、楼阁错落、垂柳依依。河面上，画舫优哉游哉，盈盈碧水柔情满怀，满载如画风景，在时光里默默流淌。

这条河流生生不息养育着一方儿女，成为连接成渝的一条长长纽带，催生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时代蝶变。这绵绵不绝之水，是磅礴长江之水，更是新时代滚滚春潮之水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)

